

田熊系列

爱情病毒

昨夜冷雨潇潇
我的心停靠在哪儿
是栖息在你无限的柔情

左
台湾

爱情病毒

左晴雯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白熊系列
爱情病毒
(台湾)左晴雯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席妍黎决定从现在起讨厌下雨天！

寒冷的下雨天、凄凉的墓园、人士却无法瞑目的姐姐、与她一同参加葬礼的亲人，以及伫立在一旁戴着墨镜的陌生男子，没有一样是她喜欢的。

可笑的是，她却挤不出一滴泪来哀悼与自己最亲密的姐姐。

葬礼结束后，所有人都默默离开了，速度之快让妍黎不禁怀疑这些所谓的亲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的。

只剩下她和那名男子，那高壮男子对她微微颌首，也转身离开。她摘下墨镜，望着那名男子的背影，再看一眼姐姐的墓碑，在心中暗暗发誓绝不让姐姐白白葬送她的生命。

妍黎举步跟上男子的脚步走出墓园，男子在他的车旁转过身，两眼漠然地望着她，“有事吗？”

“是谁杀死我姐姐的？”她瞪着眼前这名身材健壮的男子，毫不客气的问道。

那男子透过深咖啡色的镜片打量她，薄薄的双唇紧抿着不出声。

爱情病毒

“告诉我，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她！”妍黎力持镇定，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因为痛失亲人而失控。

男子不理她，冷漠的转身打开车门。

“傅磊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把你们组织的秘密全都公布出来！”她上前扯住男子的衣领，使出杀手锏。

傅磊拉开她早就被冻僵的手，无动于衷地地理理衣领，“她告诉过你些什么？”

席妍珊终究还是把事情告诉她妹妹了。

当初席妍珊缠着他要接这案子时他就不赞成，那些军火贩子都不是好惹的，席妍珊一个年轻女子很难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不露出马脚。没想到他的顾虑居然成真，要说他没有一点愧疚，是不可能的，当初真该再多派些人手支援她的。

“够多了，足够让我知道似是怎样害死她的。”妍黎扬起双眉，目光怨恨的瞪着他。

当初妍珊告诉她她加入间谍组织时，她还当笑话般嗤之以鼻，等到妍珊把一切都告诉她之后，她才惊愕不已。

她曾经多次劝妍珊退出这个危险的行业，但妍珊只是笑笑，不理睬她的警告，结果妍珊真的害死了自己。

傅磊默默地接受她的怒与怨，对她，他只有满腔的歉意。以前他就听席妍珊提过，她们姐妹俩的感情深厚，席妍黎的一切反应他都能体会。

愛 情 病 毒

“你姐姐受过最精良的训练，人这行也有好几年了，一样被他们发觉而杀害，你一个没有经验的生手也想要替她报仇？太天真了。”一个席妍珊被他害死已经够了，他不想再害席妍黎跟着送命。

“那么训练我，我一定要把杀死妍珊的凶手绳之以法，不然妍珊死不瞑目的。”她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会看见妍珊凄惨的死状，妍珊死之前吃过太多的苦头，她想不到为何那些军火贩子会这么没心没肝，用那种残暴的手段对付一名弱女子。

“我让你去送死，她才真的会死不瞑目。”傅磊咬牙切齿的说。

妍黎嘴角扬起一个挑衅的微笑，“没试过谁知道。”

她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打动傅磊这颗硬石头的，可是傅磊在这时却放松了脸上僵硬的肌肉。“回去吧，我可不要一个生病的手下。”脾气这么倔强的女孩，太让他欣赏了。既然她有这份决心，他就帮她达成愿望吧。

“这么说……你是答应了？”妍黎眨眨氤氲的大眼，不相信她竟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他，她还以为得大费周章呢！

“我会跟你联络，在家里等通知。”他简短说完，便坐上车离开墓园。

整座墓园只剩妍黎一人还伫立原地，大雨没有停歇

爱情病毒

的迹象，倒是寒风越吹越强了，再待下去她可能食的会感冒，她这才举步离开萧瑟的墓园。

唉，可悲啊！

母亲在她们姐妹俩很小的时候就过世，几年前爸也死了，生性冷漠的继母又不关心她们，妍珊的丧礼一结束马上掉头就走，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感觉。她也不想想，当初她刚嫁进席家这伺勾心斗角的大家庭时，妍珊对她有多好。

怎么都没想到继母在爸去世，一掌握到席家所有财产和事业后，便一脚踢开她们两姊妹，亏善良的妍珊当初还一直要她别太欺负继母呢！要是妍珊知道为她伤心的人这么少，会不会很难过？

再想想，如果连她也死掉了，少一个人分家产的话，继母一定很开心吧。

她该让继母如愿吗？当然不。

有没有价值千万的巨额遗产她一点都不在乎，她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养活自己。不过妍珊死得那么惨，她怎么都无法释怀。

妍珊，安息吧！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



又是她最讨厌的风雨夜！

今夜的温度低得让人无法忍受，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，尤其又是在这深山峻岭之中，根本不适合在深夜里

行动，偏偏就有人不怕死的在山道上飞快狂奔。因为後头有一群人要猎取她的性命，她不得不冒险躲进山里，以她的性命一赌。

妍黎拚命的跑，直到她的肺再也受不了，她才停下来靠在树干上不停地喘息。

雨水不断从天空落下，她身上只有单薄的丝衫，根本耐不住刺骨的寒气。

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发冷、僵硬，要是再不找到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，只怕她真的会冻死在这荒郊野外了。

原本在後头追捕她的人没有再追来，应该是因为天气太过寒冷了吧！但是她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她一定要确定她身上的重要资料能送出去，所以她绝对不能死。

勉强撑起已经被冻得几乎麻痹的身子，妍黎一步一步的朝前方走去。她昏昏然然的走着，连地上的树根都没发现，蹒跚的脚步被绊了一下，登时整个人跌倒在泥泞的地面，手上、膝盖上都磨破了。尖锐的痛楚钻入她的体内，让她差点挨不住痛而尖叫出声。

还来不及查看身上的伤势，突然周遭一片漆黑，黝黑的森林伸手不见五指，妍黎心慌的举起手电筒检查，“噢！不，别这样对我。”

好个祸不单行，居然连手电筒都跟她作对，早不坏晚不坏，竟在这节骨眼上坏了。

失去了照明，她无法再向前行走，否则万一摔到山

沟中，那她真的会死在这座山里了。

“不行，我发过誓要替妍珊报仇的，我不能这样死掉，她会怪我的。”就凭着对死去姐姐的承诺，她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座山。

妍黎咬牙从地上站起来，冰冷的雨水像是一根根尖针般刺入她的身体，饶是如此，她还是没有停下脚步。

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远，也数不清摔了多少次跤，她的意识已经不清楚。终于，她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的一软，直直往前倒去。

在失去意识的刹那，闪过她眼前的是一对黑色的眼眸，一对焦急如焚的眼眸。

噢！老天！那是她的噩梦，是她最恨之入骨男人的眼眸。



“先生？”罗夫必恭必敬的站在赛拉斯身边，看他的主子抱着满身泥巴的女子，他试着想要接手，却被浑身湿透的主子挥退。

“快点，开车回去。”简短几个字明显表现出赛拉斯心中的焦急。

“是。”罗夫从小就被训练听从主子的话，赛拉斯的每个指令他都当成圣旨般的遵从，绝对会做到尽善尽美。

回程路上，赛拉斯紧紧抱着怀中冻坏的女子，随

手扯下她背着的背包丢到一旁，怕她睡得不舒服，此刻他的心思全都放在怀中人的身上，没有深究为何她连逃跑都不忘带走那个小背包。

“罗夫。”

“是。”罗夫开车的手因为主子阴寒的声音而抖了一下。

“回去之后把话给我传下去，尤其是守卫。要是下次再这样大意的话，我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的。”赛拉斯点到为止，相信跟了他十多年的属下会明白他的警告。

“是的，回去马上把话传下去。”罗夫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因为主子的话而猛地抽紧，而后放轻松。

庆幸的是在很短时间里把人找回来，主子的火还没烧旺，要是不小心真让人给跑了的话，别说那些首当其冲的警卫了，就连他都会跟着遭殃倒大楣。

主子与生俱来的阴狠寒冷实在让人惧怕，只消一个眼神，就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打起寒颤，连他这与主子相处这么久的人到现在仍旧会惧怕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难怪这小姐要冒着暴风雨逃命，她的行为情有可原，只不过可害惨他们这些做下人的了。

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中颠簸将近半个小时後，已经可以看见远处灯火通明的豪华则墅，途中赛拉斯不断用双手搓揉她的身体，让她保持体温，车子一在别墅门前停下，他马上抱着怀中女子跳下车往屋里冲进去，争取时

间替她恢复体温。

跟着跳下车的罗夫原想跟着主子进屋去的，眼角余光却瞄到车子后座的小背包，是那位小姐的；这段日子里这个小背包几乎是黏在她身上，形影不离。

罗夫打开后车门拿起那个小背包，感觉到里头只有重量极轻的东西，身为主子的保镖，他应该要打开背包查看，可是主子又不让他深入调查这位小姐的身分，让他为难极了。

主子不是普通身分的人，他的出身尊贵，打理的事业是极度危险的军火业，又是家族的继承人，想对主子不利的人多如过江之鲫。

虽说冒险或是被人狙杀这类事对主子而言是家常便饭，不过他真的觉得这个让主子失魂的女子可疑到了极点。

迟疑许久，罗夫紧握住小背包的手还是放松了。他决定听从主子的命令，不搜查这只小背包，不过他会随时盯紧她，要是她有任何不规矩的举动，他甘冒被主子枪毙的可能，先解决掉她。



这是什么地方，为什么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

虽然是阳光普照，她还是觉得全身沁寒，虽然她身在满是玫瑰的庄园别墅，却感受不到一丝的欢喜。她怎

爱 籍 痛 毒

么会在这里？

她惊慌的四处张望，远处有一道人影越走越近，高大的身影让她狂跳的心脏渐渐趋于平稳。

是因为他给了她安全感，所以她不再惊慌吗？她不知道。

她决定迎上他，缩短猜测的时间，只是……为什么越接近他，他的身影越教她害怕，甚至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？

可以看见他的脸了，期待之心在他抬起脸时升至最高。

魔鬼！

她从没见过这么令人猛打寒颤的脸孔。

他的长相英俊，可是他的眼睛，他那双应该温和多情的黑眸却闪着邪恶之火，就要的烧到她了……

妍黎陡地惊醒过来，感到心跳急促，耳畔听见的净是她急促的喘息声。她环顾四周，咦？好熟悉的摆设，她曾到过这里吗？这种豪华奢侈的装潢她只在一处见过……

霎时，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
昨夜她在偷到想要的资料後便没命的逃跑，压根没注意到暴风雨即将来袭。没有代步的交通工具，她只能逃往山里躲藏，却因为体力不支而昏厥。

在她将要陷入绝望之境，最后竟是他赶来救她的。她绝对不会感激他的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，

愛 簡 情 毒

小
白
熊
系
列

他该偿命，还妍珊的命、还所有他害死的人的命。

经过昨夜，他终于知道她接近他的目的吗？她是不是继妍珊之后，下一个死在他手上的女人？

妍黎颤巍巍的下床，望见窗前背光而坐的人影时，她猛然倒抽口气。

“醒了？”赛拉斯斜睨着她，修长的手指抚弄着手中闪着银光的手枪。清亮而温和的声音让她不由自主的打起哆嗦。

是因为害怕接近他的谎言被拆穿而心虚？还是他这个人天生就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对她起畏惧感？

对于他的问话，妍黎无法开口，只能怔怔地望着他，无言以对。

她无法从他的声音中得知他是否已经找到她背叛他的证据，可是装着磁片的小背包应该在他们手上的不是吗？难道他要像猫玩弄小老鼠般的玩弄她至死？妍珊死之前不是也尝过这种恐惧的滋味？

“怎么，你的舌头昨晚被冻坏了吗？要不要我告诉你，昨夜我发动了多少人冒着暴风雨，只为了找寻你一个人？”他的语气没有高低起伏，却让妍黎清楚感受到他心底熊熊燃烧的怒火。

她的喉咙像是塞满了硬块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能摇摇头，等待着地下一步的动作，包括一枪毙了她。

“过来。”短短的两个字，其中的命令及严峻让人不得不遵照他炮命令去做，当然也包括妍黎。

越接近他，越能感受他一身的阴气。他是天生就如
此冰寒吗？到底有没有人爱过他？他到底有没有爱过任
何人？

不！他是杀害妍珊的凶手，她何需同情他？她要他
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她要他死无葬身之地！既然她注定要
死在他手上，就要死得有尊严，她绝对不会向他求饶。

傅磊知道她在这里，如果她真的死了，她相信他会
替她报仇的。

她已经近得可以看清他脸上所有的纹路。

这么英俊的男人，拥有古铜色肌肤和诱人的黑色眼
眸，他可以温柔、可以微笑，可以迷惑每一个人的心，
可是他为什么要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呢？为什么他要害死
妍珊？为什么？

“喔？生气了？”赛拉斯微挑一道眉，一脸无邪的
望着她。

“我请问你，是什么原因让你不顾危险、忍着恐惧
接近我这个没有人气的男人？昨夜为了什么又无声无息
的逃命？”他把手枪放在桌上，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继
续打量眼前娇俏的东方女子。

“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咬着牙根、眼中冒着复仇之
火，把你的美全都破坏掉了。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
？”他伸手想要抚弄妍黎的长发，却被她一把拨开。

“你要怎么处置我都可以，要杀我也请赶快，只希
望你别再玩弄我了。”她以为她的声音大得足够喝阻他

爱 情 病 毒

的嘲弄，但却只虚弱得像是小猫咪在低鸣，同时也再次惹来他不客气的嘲弄。

“啊，终于开口了。”赛拉斯夸张的拍手鼓掌，掌声在宽敞的房间里回响，她似乎可以听见回音。

他轻视的举动把原本害怕畏缩的妍黎惹火了，她飞快抽走他放在桌上的银枪，退离他几步远，以防他会上前抢枪。与他共同生活两个月，她很清楚他的动作有多迅捷。

她已经豁出去了，就算不能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她也要亲手杀了他。

枪口对准仍旧闲适坐着的赛拉斯，妍黎的手紧张地发抖，原来杀人不像想像中容易。“我不想杀人，而你是第一个让我有这种邪恶欲望的人，别怪我，一切都是似自己造成的。”

“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吗？”赛拉斯不解的望着她，他真的不明白。这个神秘的女人丢了个难题给他，让他在这两个月里伤透了脑筋。

他确定自己之前不曾见过她，否则他早就将她纳入他的身边。

还是他曾经伤害过她的亲人或是朋友？她不肯说，他也不想去逼问，但是她眼中的恨意是真真切切的。

为什么？

这两个月里他时时可以收到她充满恨意的眼光，她虽然极力掩藏那股恨意，不过除了她自己，恐怕没有骗

过任何一个人。

他可以确定她是早就认识他的，只是她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她这么一个年轻女孩不该会认识他这个世界的人物。

“说了恐怕你也不会记得，做了太多的坏事，自己也记不得了吧？”妍黎冷冷一笑，一记起他的恶行，她的手便不再颤抖，已有与他同归于尽的打算了。

“你真的下得了手吗？”赛拉斯的脸色不再平淡，就要掀起狂风暴雨了。

“你真的不怕死吗？”妍黎见他一脸自信，不禁怀疑他是否有了什么防备。为了避免有意外发生，她拉下手枪的保险。

“我也很想知道答案，或许你可以帮我找到答案。”赛拉斯语气慵懒的说，并没有把指着他身体的手枪放在心上。

“别再用这种态度对我！”再也不愿见到他邪气纵横的脸，妍黎咬紧牙关扣下扳机，随着枪响她的心脏也急速狂跳。枪是发射了，她紧缩的心却没丝毫复仇后的痛快，心头那阵酸酸的痛又是怎么回事？

“你就这么恨我？恨到要杀了我的地步？”在枪声消失之后响起的声音，让她狂跳的心脏差点停止跳动。

没死？他没死？为什么？

“你以为我会把枪随便放在对我恨之人骨的人面前吗？你以为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就靠外面那些草包警

爱情痛毒

卫？”赛拉斯站起来，平静的从已经呆愣住的她手中抽走手枪。

“为什么……”妍黎尚未从惊吓中恢复，喃喃自语的盯着他。

“枪里的子弹是空包弹。”他声音轻柔得让人起鸡皮疙瘩，柔和的语调隐藏起他的愤怒；但她能明显的感受到。

沉重的们板突然被猛力撞开，赛拉斯不悦地瞪着闯进来的罗夫。

“我说过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准进来的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吗？”他的声音像是十二月的寒风般刮过罗夫的全身。

“我听见枪声，所以……”罗夫嗫嚅道。

“出去。”赛拉斯的语气像是赶狗般的不耐烦。

罗夫警告性的瞪了眼尚未恢复神智的妍黎后，道才不情愿地悄悄退出房闲。

他想不透为何主子会对这名东方女子如此着迷。

打从见到这个身材普通、长得也只算是不错的女子开始，主子的行事就出了轨，不但对她毫无戒心、还对她百般宠爱，就连昨夜暴风雨他都不顾危险，亲自出动搜寻这名东方女子。

主子对女人一向清心寡欲，几乎到了禁欲的程度，这次的狂热让众人傻了眼。这算是好事吗？

人类的天性一向不爱改变自己，也不愿周遭熟悉的